



# 向前伸展的触角

彭程



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往往具有一个鲜明的特性——他总是在其他作家停下脚步的地方，继续行进，不断深化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将艺术思维的触角不懈地向远方伸展。不要小看这一点，就仿佛田径赛场上微小的差异决定了名次一样，往往正是这向前迈进的一步，让其作品变得卓异不凡。

譬如，文学的一个普遍性主题便是对新的生活的探寻。“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歌词。不满足于当下此地的生存状态，不甘于在平庸中浑浑噩噩度过一生，怀抱追求新生活的梦想，这一超越性的追求，当然值得鼓励。

在这个主题下，我们读到了很多出色的作品。契诃夫小说的一大主题，就是揭露和抨击庸俗，他的短篇小说《醋栗》，刻画了一个把吃到自己庄园里种植的醋栗作为人生最大幸福的地主形象，嘲讽了自私渺小、生活理想对灵魂的腐蚀，并借小说中其他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人所需要的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地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在其话剧《三姊妹》中，这一主题表达朝着新的维度延伸。贵族家庭出身的三姊妹，随父亲迁居外省小城十年，不堪忍受生活的沉闷无聊，一直幻想回到莫斯科。在她们看来，所有的烦恼忧愁，都是因为生活在这个闭塞的地方，只要回到莫斯科，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于是“到莫斯科去”成了她们最大的愿望，念兹在兹，日思夜想。

相比于庸俗慵懒的乡村地主和苟且偷

生的小城居民，三姊妹无疑更符合作者心中对新人的期待，成为一片昏暗背景前面的一抹亮色。但契诃夫并没有简单地止步于赞同，而是向前迈进一步，解剖并批判了她们思想中的“疾患”。她们憧憬却没有行动，不满现状却缺乏改变的勇气，受到编织出的爱情幻影的伤害却无从可施。在惰性、畏惧和拖延中，时间流逝，她们日渐衰老和消沉，梦想的实现始终遥遥无期。通过对三姊妹及其家人形象的刻画，作家揭示的是人性的弱点，其成为很多人走向新生活的桎梏。这样的处置，便让作品的立意具备了新的高度。

剧本的结尾，饱经挫折的三姊妹，仍然在成为她们命运沼泽地的小城里梦想着莫斯科。这种人性中的执着与软弱的双重变奏，赋予作品饱满的艺术张力。但另一方面，既然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自然会有别的作家来继续探讨，演绎种种的可能性。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娜拉不甘于做丈夫的玩偶，勇敢地离开了家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这部剧作以其对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抗，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娜拉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并勇敢地付诸行动，自然是值得赞美的。但有人不满足于这个结尾，而是想得再远，像鲁迅先生就发出了

质疑——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

关于这点，易卜生和契诃夫一样，也没有进一步交代。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理性分析，其之后的生活不容乐观。娜拉没有经济收入，很可能因为无法生活，只好牺牲个人尊严和追求，屈辱地回到她逃离的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沉沦，靠出卖肉体来生存。无论哪种结局都是悲剧，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初衷是严重背离的。

易卜生笔墨未到的空白，有别的作家予以填补。娜拉故事的结束之处，正是鲁迅小说《伤逝》的起点。子君爱上了涓生，义无反顾地离开阻碍她实现心愿的家庭，是另一种形式的出走。但是婚后她的生活失去了目标，爱情火焰的余烬终究难以抵御生存窘迫的寒冽，日常烦琐的累积，让两人的感情渐渐由消磨走向消亡，最终导致她的死亡。相比于五四时期大量讴歌爱情至上的作品，鲁迅的思考无疑更为清醒和深入，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即便在最早倡导妇女解放的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清醒地认识到理想的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指出，一个追求写作梦想的女人，必须具备的前提——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实际上，幻灭的不仅仅是爱情，很多美好理想都可能遭遇挫折。鲁迅的小说《在酒

楼上》，主人公韦甫曾经是充满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怀抱一腔改进社会和人心的热情，但在现实中却因处处碰壁而变得意志消沉，出去多年后，又无奈地返回故乡，向他曾经努力摆脱的生活妥协。出走与转身之间，是一道由激昂奋发到沮丧彷徨的生命轨迹。

前述这些优秀作品，或醒豁或隐晦，都连接着一个出走的主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或形态——契诃夫的三姊妹迟迟未能迈步，易卜生的娜拉走了出去但前途莫测，鲁迅的韦甫则是因失望而回，而回返是出走的反面与否定形式。它们尽管呈现形式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告诉读者：看，这才是生活的真相。

在童话的结尾，相爱的王子和公主历经磨难终于结合，“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生活不是童话，不因希望的美好而改变其本来面貌。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告诉人们生活的真相。就像鲁迅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好的作品不管其题材如何，总是会体现这一点。即便童话也是如此。安徒生童话之所以被称为“写给成人的童话”，就是因为揭示了生活的真实本质。《柳树下的梦》讲述了两户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起在海边村子里成长，两小无猜。男孩长大后成了本地的鞋匠，女孩则成了首都歌剧院的著名演员。他攒够了路费去看望她，尽管她很高兴见到他，但阶层的巨大差异已经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有情人并未终成眷属。他在冰天雪地中迈开脚步向故乡走去，那里的风物与童年时相差不大，能够稍稍安抚他破碎的心。他走累了，倚在一棵大柳树下休息，在被严寒冻死之前，梦见与心上人手挽手走进了故乡的教堂。童话的柔软外衣下，包裹的是现实粗粝坚硬的形体，缠绵温柔的语调中，回荡着寒风呼啸声。

正如物理空间的位移带来视野的不同一样，艺术探索的脚步每一次向前迈进，也会导致作品境界的差异。上面谈到的这些作品，都以其对生活本质的洞悉，对存在的复杂性的勘测和表达，让自己无愧于杰作之誉，也给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一个写作者，拥有更强劲的脚步、更深远的眼光、更深邃的见识，这是多么重要！

决定去邯郸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算是半个河北人，但邯郸于我，却始终是一个既清晰又遥远的存在。清晰，是因为我们对邯郸的书面认知实在太多，从小刻在记忆里的成语——邯郸学步、邯郸骑驴、黄粱一梦，大多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遥远，则是因为从距离上看，邯郸离天津并不太远，开车大约五小时，可我却一直未曾想过要亲自走进看一看。因此，这次邯郸之行没有周密计划，没有长久期待，不过是一时兴起，便与朋友结伴南下，奔赴这座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在邯郸随意漫步，学步桥的古朴、丛台公园的热闹、邯郸道的喧嚣，处处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可逛着逛着，我们被攻略上的一处景点——响堂山石窟吸引。它坐落于邯郸市以西约30公里的鼓山上，远离市井喧嚣。起初我们犹豫了许久，一来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二来路途偏远，生怕辜负了这趟随性的旅程。但终究抵不过心底的好奇，驱车前往，而这一去，便成了此行最惊艳的遇见。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那日天朗气清，我们沿着山路石阶缓缓而上，抵达石窟的那一刻，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相比，这里的石窟没有极严密的围挡，也没有层层玻璃的阻隔，造像与碑文就那样裸露在天地之间，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辨。我们甚

## 与响堂山石窟撞个满怀

王从心



至伸手就可以轻轻触碰到，指尖拂过粗糙的石壁，掠过斑驳的刻痕，仿佛一瞬间穿越时空，触碰到了北齐时代的温度与气息。没有刻意的防护，历史反而少了距离感，那些清晰的纹路与字迹，都在无声诉说着千年前的信仰与匠心。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此刻比精心封存的古迹更令人动容。

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隋、唐、宋、明各代均有小规模增凿与修缮。石窟分为北响堂、南响堂以及水浴寺三部分，因在洞窟中谈笑，拂袖均可发出洪亮回声，故而得名“响堂”。现存石窟、造像众多，其中，以中心塔柱窟与塔形列龛为特色的大佛洞，是北朝晚期规模最大的石窟，正面主佛巍然屹立，气势恢宏，造像面相丰满饱满，衣纹简洁流畅，体态沉稳端庄，线条灵动立体，看上去栩栩如生。

北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皇室极为推崇。权臣高欢及文宣帝高洋举全国之力，调集能工巧匠开凿石窟，一方面为彰显皇权、弘扬佛法，另一方面，民间也有说是为高欢营建虚糜陵寝。作为北齐皇家石窟，响堂山开凿工程浩大，历时长久，工匠们将对佛法的虔诚与对艺术的追求，悉数倾注于坚硬山石之间，造就了北朝晚期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

在整个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响堂山石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上承云冈、龙门石窟的雄浑大气，下启隋唐造像圆润丰腴的风格，独创出极具代表性的“北齐样式”。这里的造像既保留了北朝石窟的庄严肃穆，又多了几分温婉柔和，是石窟艺术风格转型的关键标志。窟内还留存着六万余字的摩崖刻经，既是研究北朝佛教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珍贵资料，也是书法艺术史上的瑰宝，兼具宗教、历史与艺术三重价值。它见证了北朝的民族融合与佛教兴盛，填补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石窟艺术发展的重要空白，每一段雕刻，每一段铭文，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珍贵馈赠。而我不过是“误入”这座三千年古城的一个普通过客，没有精心规划，没有专程寻访，只是偶然路过，却在不经意间，窥见了邯郸最厚重的历史底蕴。世人奔赴邯郸，多是为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为了街巷间的烟火与古韵，却少有人知晓，在远离市区数十公里的响堂山，藏着这座城市最震撼、也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千年风华。

这些年我看过不少石窟、壁画，也沉浸式体验过诸多数字化的石窟与壁画艺术，心中颇多感慨。历史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样鲜活而深刻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时常让我们感叹，漫漫历史长河，于当下而言不过一瞬，时间匆匆而过，历史也仿佛就在弹指之间。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岁月，却又是那样丰富多彩。这些如同活化石一般的古迹，让我们看见历史、触碰到历史，更让我们在历史留存的印记里，感受岁月的深沉与厚重。这么想来，这次邯郸的响堂山石窟之行，大概是我离历史最近的一次旅行了。

《蜀闻见录》中说，民国初期，他任万县水警教练所所长时读前人笔记，有人收藏一颗鹅卵石，视为宝贝，常带在身边。这石上有画，像一个人站在树下静听的样子，旁边有句杜诗：“石出倒听枫叶下。”藏石人一日雇扁舟，请在船上把玩，不慎掉入江中。他当即要雇小船，请人下水摸石。摸了许多天，摸出一颗鹅卵石，但不是他原来那块。上面却也有画：一只小船从篱笆围着的菊花园边驶过，奇了，也有一句杜诗：“榴裙背背菊花开。”不过，藏石人仍想找回原来那块，叫人再下水去摸，竟失而复得。

徐心余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一定真有其事。但他在川地生活多年，见过不少奇特的鹅卵石，有的如龟背纹，有的像太极图，也有山水云雾状与蝉蝶形的。后来他得到一块石，石上的图若竹两三枝，根下生两笋，一高一矮，很逼真。这石被一朋友看见，硬要了去。徐心余辞官后回江苏老家时，带回了两块川江鹅卵石，一有太极图，一有珠儿虫。结果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自解：“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我想，这大概是他的人生之道吧？

三峡库区蓄水前，川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涪陵锦屏山，鹅卵石特别绚丽多彩，每到冬春季的枯水期时，许多奇石爱好者都会去寻宝。据说，锦屏山上斑斓多彩的鹅卵石的由来与一位名叫周煌的人有关。清乾隆时期，涪陵人周煌历任四库全书馆总阅、工部与兵部尚书以及皇太子的老师。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71岁的周煌告老还乡。乾隆皇帝念其功劳，下旨用半副銜驾和宫廷礼乐的待遇欢送其返乡。这本是光宗耀祖的事，周煌却因一生清廉为官，此时两手空空，觉得脸上无光。同时，他又担心世人对皇上薄待老臣。于是，离京时用许多只银鞘装上鹅卵石，一路高调回家。众目睽睽下，家仆将一只只银鞘搬进屋，乡亲们羡慕不已。但周煌心里明白，这只是装点门面的一个举动，留下鹅卵石毫无用处。趁着夜色，他吩咐家仆将鹅卵石全部倒在了乌江口的礁

坝上。哪知一夜之间，坝上所有的鹅卵石变得五彩斑斓。乡亲们得知真相后，便称礁坝为锦屏洲，洲上的鹅卵石被称为“廉石”。周煌成为后世敬仰的清廉典范，他的清廉美德随着这些鹅卵石在岁月中代代相传。

鹅卵石里藏着的故事，让我感动的还有它与抗战的牵绊。据文史资料记载，1944年，抗日战争步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成都地区先后征集50万民工，建设4座机场。机场工程的建设主体是跑道与停机坪，先铺卵石夯实底层，再用碎石铺面，碾压平整，仅一条跑道就需石料七八万立方米。各工地距离岷江十多里路，每天一大早，成群结队的民工去江边采挖鹅卵石，一担担挑回来，大约十担为一立方米。大块的鹅卵石直接用于垫底，铺面碎石则由人工将鹅卵石细细捶打而成。起初，每位民工每天挑运鹅卵石来回20趟，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地近处江段的鹅卵石越来越少，只能去远处挑，每天往返的次数逐渐减少。到最后，挑运鹅卵石的民工清晨出去，要在第二天拂晓前才能回来。为尽量获取更多鹅卵石，都江堰既定的每年放水时间也延后10天。5个月，4座机场如期建成，其相邻岷江两岸50公里范围内的鹅卵石几乎被挑运殆尽。这几座机场当时成为极其重要的抗战空军基地，一架架战机从此出击，轰炸日军据点、交通线与运输船队，同时守卫后方空域，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再次想起那句“一颗三峡石藏着一个神奇的故事”时，在诗意中又读出了几分沉甸甸的厚重。

# 满庭芳

第五四〇期

## 沽上丛话

2024年2月23日、24日，我带着学生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胡家屯村，此行主要是想感受一下至今还保留着的胡家屯社火和九曲黄河灯。之所以要带学生来，是想让他们了解传统习俗在当下的存在方式。在城市化大发展的今天，很多传统我们已经不是很了解。

第一天，天刚亮，我就带着学生进了胡家屯村委会大门，一般情况下，村里的活动大多要从这里出发。果然，在村委会，穿戴红红绿绿的村民已排开了队形，队伍前面是三个敲大鼓的人，这大鼓放在一辆可以推动的小车上，走走停停。队伍的指挥叫田福龙，也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一早沿着村里的大道敲锣打鼓地走一圈。走完一圈后，他们朝村外的田地走去。一大群人走到田地，用稻草点起一堆火，烧了三炷香还有黄表纸，顺着香还烧了祈福的对联，然后放鞭炮。带头的几个人朝火堆行跪拜礼，口里念念有词。仪式结束后，大家说已经接上喜神了，现在要去报告给三官大帝。回去的路上，队伍拐到了一家村办企业的大门口，一阵锣鼓，跑早场的、扭秧歌的、耍狮子的，各种社火表演轮番上演，表演结束，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走出大门，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领头的大爷收下红包，打躬说感谢。每次的社火活动大多仰仗这些企业赞助维持，几乎年年如此。从这里出来，队伍就显得有点儿零零散散，大家往广场走去，那里已经有人在布设九曲黄河灯，在这个灯阵人口对着的高台上，供奉着三官大帝的牌位。所谓三官就是天官、地官和水官。可以说三官大帝就是村落的保护神。到这里的村民，或虔诚地上去敬香磕头，或鞠三个躬离开。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老年人全都虔诚，年轻人稍微差一点。不过凡是进九曲黄河灯阵的人，都要经过三官大帝的牌位，所以出入的人基本上都要拜一拜。要顺利出入九曲黄河灯阵，消去身上的病痛还要靠三官大帝的呵护。在当地人看来，每年不走九曲黄河灯，心里一年都不踏实。沿着弯弯曲曲的“黄河”游行灯阵，犹如进入“迷宫”，顺利走出去预示着人们可以祛病消灾，四季平安，给新的一年带来好运。

和村民们一起走进九曲黄河灯阵，有村民说，过去，这里的灯都是麻油灯，持续的时间不长，现在基本上都用一种特制的蜡灯，能够持续一晚上不会熄灭，是邻村的一家企业制作的。九曲黄河灯阵一般要点365盏灯。灯数常年份为365盏，对应365天，寓意天天有灯(登)、步步高升、日日安康。闰年为366盏，对应闰年天数，取圆满无缺、岁岁平安之意。九曲黄河灯阵用葵花籽搭建正方形灯阵，边长约18米，杆高1.3米，通道宽1米，按九星定位法布设成“九街十八巷”迷宮式格局。据说九曲黄河灯源于山西河曲，明永乐年间随移民传入怀安，祭祀河神或水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祛病消灾。时间一般选择上元节(元宵节)张灯三夜，祭三官神，社火开道，全村游阵。游走时必须按固定路线走完全阵，不可中途折返、逆行或踩踏灯杆，否则视为“破阵”，不吉利。灯阵中心设老杆灯(主灯)，为阵眼，游至此处需祈福、许愿。传统用麻纸、秫秸扎灯，内点油灯或蜡烛，现多改用彩灯，更安全持久。每盏灯象征一日，灯亮则日安，灯明则年顺。在这个灯阵里，一般是不允许舞龙队伍近前的。村民说，有一年，舞龙队伍没有忌讳，就带着龙进到场地里，结果一进来，整个场地的灯就没有一半，好像自带了一股大风进来。按民间说法，黄河本来就是水神之所，龙来到这里带来的水势太大了，黄河水神镇不住，所以以后都不敢让舞龙的队伍近前了。还有一个讲究，这里点灯的碗都裹着五颜六色的纸，在村民眼中，“端着红色灯碗的人大都生了儿子，九成以上的人都应验了”。越是有应验的事情发生，就越吸引四面八方的来此走灯会。九曲黄河灯的习俗就这样传了好几百年。

在胡家屯社火迎喜神的队伍之中，还伴随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垣龙舞”的传承人冀泽民，社火中的舞龙舞狮便是由他主导。冀泽民出生在胡家屯村，他家世代都是手艺人，姥爷从前是以传统工艺制口袋的，太爷是唱戏的，父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墙围画的传承人，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对民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他一直醉心于龙舞文化的学习与推广。在传承方面，冀泽民早先断断续续地教过一些企业、机关、部队、饭店、民间舞龙队等，之后在河北北方学院、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指导学生舞龙舞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由于高校的学生每年都在轮换，传承流于表面，很难真正传承下去。于是他开始推动本地校园的发展，在怡安小学开设龙狮体育课的校本课程，让非遗在本地开花结果，正如他所说：“即使上了大学、参加工作以后，天南海北过年还要回到这个家，这个根就能留在这个村。”

现在，冀泽民带的舞狮队伍主要传承的还是南派舞狮，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大学曾经就读于南方某高校。四年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学校南派舞狮的非遗传承，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技巧，回到北方后就决定把这个自己喜欢的项目传承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北方，北派舞狮面临传承困境，冀泽民想把濒危的北派舞狮继承下来，但在市场化大发展的今天，其自身缺乏“造血”能力，很难有长足发展。所以冀泽民先是申报了南派舞狮项目，利用南派舞狮在市场上较受欢迎的优势，获取基本的维持条件，等时机成熟再以反哺的方式，将家乡的北派舞狮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这多少也凸显出现在一些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非遗的活态传承体现了非遗本身具有“造血”能力，所以才能保持活态。但如果对“活态”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会发现，多数项目只是借助目前的良好社会文化生态，勉强生存，“造血”能力并不强。很多失去市场支持的项目，已经走到了生存的边缘。为了保持生命力，很多非遗传承人不得不为生存寻找出路，其中一条即是通过其他能够适应市场的项目或非遗衍生品的发展来反哺非遗本身的成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对理想和安全的方

题图为胡家屯村九曲黄河灯。

寻常文房之中，笔、墨、纸、砚向来被奉为四宝，可在我心里，总觉得还藏着一件更精巧、更富意趣的物件，那便是砚滴。它不似笔墨那般常用，也不如纸砚那般显眼，却凭着方寸之躯，将研墨滴水这件小事，变得雅致又诗意，成了我半生念念不忘的文房珍玩。

如今的孩子，大多不知砚滴为何物。每每有亲友带着孩子来，我总爱把珍藏的砚滴取出，细细讲给他们听，再亲手演示一番。看清水顺着小巧的壶嘴缓缓滴落，落入砚台与墨锭相融，孩子们总会露出新奇的神色。原本枯燥的研墨练字，因此小小的器物多了几分趣味，书法学习也便不再是刻板的临摹，而是充满诗意的体验。

我与砚滴的缘分，始于小学时光。那时邻居有一位书法家爷爷，闲暇时我总爱跑去看他挥毫泼墨。最让我着迷的，不是他笔下苍劲的书法，而是他手中那个核桃大小的小玩意儿。他拇指轻按壶盖，壶嘴便滴水不渗，抬手一瞬，清水便细细淌出，精准落入砚台之中。那砚滴形似小壶，造型精巧，让我大为惊叹：不过是研墨滴水这般寻常事，竟能如此讲究，这真有趣。趁爷爷研墨的间隙，我小心翼翼地捧起砚滴细细端详。这才发现，它并非只有一个出水的壶嘴，壶盖上也藏着一个小心孔，正是这一上一下、一呼一应的巧妙设计，才让水流收放自如。那一刻，我深深折服于古人的心思，也在心底埋下了对砚滴的向往。回家后，我便缠着母亲，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砚滴。母亲听后笑着摇头，说砚滴价格不菲，寻常人家难以负担。可她终

究不忍拂了我的心意，翻出一只红色水盂，又找来一把小铜勺，告诉我这便是父亲小时候用过的物件，用来替代砚滴。看着古朴的水盂，想到父亲幼时也未曾用过砚滴，我便欣然接受，靠着水盂和铜勺，度过了小学的写字课时光。后来瓶装墨汁渐渐普及，砚滴便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只留在童年的记忆里。

岁月流转，当我重拾年少时的书法爱好、置办文房四宝时，那尘封的念想又悄然苏醒。我特意跑到文具店寻找砚滴，年轻的售货员一脸茫然。越是求而不得，心中的执念便越深，我愈发渴望再相见一见那心心念念的砚滴。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寻觅，我终于在一家专营文房用品的店铺里，找到了久违的砚滴。后来，我又常去旧货市场闲逛，陆续淘来不少早年留存的砚滴，渐渐攒下了一批珍藏。

如今的我，早已不再用砚滴研墨滴水，却愈发痴迷于它的艺术之美。这些小小的砚滴，材质千差万别，陶瓷的温润、铜铸的厚重、竹木的古朴，各有韵味；造型更是千姿百态，动物有龟、鱼、螭、麒麟之形，憨态可掬；植物有葫芦、寿桃、花果之形，灵动雅致；还有老翁、童子、仙子等人物造型，古拙精巧，尽显匠心。每一件砚滴，都承载着旧时工匠的心意，藏着传统文化的底蕴。

摩挲着这些小巧的文房器物，我常常感慨，生活本是平淡寻常，却因一份热爱、一件雅物而变得精致考究。砚滴虽小，却让枯燥的笔墨时光多了艺术陪伴，让平淡的晚年生活添了诗意风雅。

## 鹅卵石

陶灵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诗《三峡石》，结尾落笔：“一颗三峡石藏着一个神奇的故事！”这句话子自觉有点诗意，写于40年前，忘了当时是怎样的心境催生出这般感慨。“三峡石”这个名字挺好听，20世纪80年代三峡旅游热兴起时喊出来的，其实就是鹅卵石——江河中的石块，在经历千万年水流冲击、搬运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挤压、摩擦而成。三峡一带及川江大小支流的水滩都有，因形状似鹅蛋得名。那会儿，川江沿岸码头和旅游景点都在卖三峡石，五光十色，带天然纹路，像云、像水、像船，或各种人物、动物等。更多的是普通鹅卵石，纯色无纹，画匠寥寥几笔，在上面勾勒出古代读书人，或草堂，或渔船，或帆船等，再写上“勤”“思”“顺”“拼搏”之类的文字。

童年时，我家门前有一条川江支流汤溪河，在白马河口段宽宽的鹅卵石滩上，冬天水枯，河水哗哗地奔流。一群十来岁的细娃儿高卷裤脚，用撮箕装着卵石在水滩中淘去泥沙，然后一步步朝着滩上的建筑工地走去……汤溪河的鹅卵石藏着我的童年记忆。

川江鹅卵石的神奇故事早有记载。徐心余在